





原件短缺

1 - 66頁



孟嘗君列傳第二十二

古史四十五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父曰靖郭君嬰齊威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自威王時嬰任職用事與田忌將而救韓伐魏矣宣王二年復與田忌孫臏將而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殺其將龐涓六年越伐齊齊使人說越王無彊移其兵伐楚楚威王伐越滅之白此怨齊七年嬰使於韓魏韓魏皆服韓昭侯魏惠王來會宣王盟於東柯南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楚威王惡韓魏之朝齊也謀伐齊愈急九年嬰為齊相宣王與梁襄王會徐州相王明年楚伐齊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嬰嬰使張田說楚威王威王乃止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三年封嬰於薛初嬰有子四子



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  
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因兄弟而見其子嬰怒曰吾令  
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  
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  
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耶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  
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可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  
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  
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  
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  
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盈  
穀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

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  
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聲名聞於諸  
侯諸侯皆使人請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犀首居魏與其相田  
需相惡東入齊見嬰相約歸謂魏王請以文爲相魏王  
許之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文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爲  
寡人謀柰何文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  
子之行也重爲之約車百乘文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  
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文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  
曰可得聞乎文曰夫趙兵非彊於魏魏兵非弱於趙也然  
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  
者何也以其西爲趙蔽也今趙不救魏魏歃盟於秦是趙



與強秦爲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  
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  
王曰先日公子常約兩主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  
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  
且柰何文曰夫行數千里而以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  
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  
未許也又曰臣效便計於王王不用臣恐天下之將有  
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  
而臺已燔游已奪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  
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  
之兵又西借秦之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

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  
而輸又易矣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  
兵八萬車二百乘以從之魏王大說秦王恐割地請講於  
魏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文嬰卒文代立於薛号爲孟嘗君  
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舍業厚遇  
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文待  
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  
處客去已使使者存問獻遺其親戚文曾待客夜食有一  
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文起自持其飯比之  
客慚自剗文於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爲孟嘗  
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使涇陽君爲質於齊以求見文



文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文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乎文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卒使文入秦昭王即以文爲秦相人或說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昭王囚文謀欲殺之文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文患之徧問客莫能對取坐下坐有能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

至以獻秦幸姬幸姬爲言昭王昭王釋文文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昭王後悔求之已去即使人馳逐之文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文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乃至已後而止始文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客皆服文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其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爲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文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始湣王遣文入秦不自得及其至則以爲齊相任政文怨秦昭王甚是時秦留楚懷王已二年矣文因合韓魏爲楚攻秦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爲西周



文曰君以齊爲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今  
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  
必輕齊畏秦臣爲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而君  
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  
秦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強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  
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王以爲和君令弊邑以此患秦  
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  
齊得東國益強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  
之西三晉必重齊文曰善因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  
西周然秦不果出楚懷王文舍人魏子爲文收邑入三反  
而不致一入文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

文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文於湣王曰文將爲  
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文文出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  
乃上書言文不作亂請以身爲盟遂自剄宮門湣王乃驚  
而蹤跡驗問文果無反謀乃復召文文因謝病歸老於薛  
湣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文曰  
周最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戰國策相呂禮  
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  
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  
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  
齊王孰與爲其國也文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文文懼乃遺  
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強



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強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爲功挾晉以爲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湣王滅宋益驕欲去文文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初齊女爲魏夫人文入魏而出齊女韓春謂秦王曰何不取爲妻以齊秦劫魏齊秦合而立負芻負芻立其母在秦則魏秦之縣也若魏懼而復之負芻必以魏沒世事秦齊女入魏而怨薛公終以齊事王矣文以魏

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湣王亡在莒死焉齊襄王立而文中立爲諸侯無所屬襄王新立畏文與連和文卒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君絕嗣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屩而見之文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文置之傳舍十日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荅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綈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命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荅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與又遷之代舍出入乘輿矣五日復問傳舍長荅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文不悅居暮年馮驩無所言文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



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  
將不給文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  
代舍客馮公形容狀兒甚辯長者無他伎能宜可令收債  
文乃進驢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金  
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出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  
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驢曰諾辭行至薛召  
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  
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  
書合之齊為會曰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  
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  
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

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強  
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文聞驢燒券書  
怒使使召驢驢至文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  
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  
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驢曰然不  
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為要  
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  
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  
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  
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文乃拊手而謝  
之潛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為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



之權遂廢文諸客見文廢皆去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  
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文乃約車幣而遣  
之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鞶西入秦者無  
不欲強秦而弱齊憑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欲強齊而弱  
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聽而  
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爲雌而可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  
君乎秦王曰聞之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  
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  
之誠盡委之於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爲雄也君急使使載  
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  
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說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

迎文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鞶  
東入齊者無不欲強齊而弱秦者憑軾結鞶西入秦者無  
不欲強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強則齊  
弱矣此勢不兩立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  
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  
秦爲雄而齊爲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  
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  
秦雖強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  
強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車適入齊境  
使還馳告之王召文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又益以千戶秦  
使者聞文復相齊還車而去始文廢諸客皆去後召而復



之驩迎之未到文太息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驩結轡下拜文下車接之曰先生爲客謝乎驩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文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平明且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亡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文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蘇子曰戰國以詐力相侵伐二百餘年兵出未嘗有名秦昭王欺楚懷王而囚之要以割地諸侯孰視無敢以一言問秦者惟田文免相於秦幾不得脫歸而怨之乃借楚爲名與韓魏伐秦兵至函谷秦人震恐割地以子韓魏僅乃得免自小東難秦未有若此其壯者也夫兵直爲壯曲爲老有名之兵誰能禦之使田文能奮其威則是役也齊可以伯惜其聽蘇代之計臨函谷而無攻以求楚東國而出師之名索然以盡東國既不可得而懷王卒死於秦由此觀之秦惟不遇相文是以橫行而莫之制耳世豈有以大義而屈於不義者哉



孟嘗君列傳第二十二

平原君列傳第二十三

古史四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趙武靈王子而惠文王弟也諸子中勝最  
賢喜賓客賓客蓋至數千人相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  
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勝家樓臨民家民家有甃者盤散  
行汲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甃者至門曰臣聞君  
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  
幸有罷癘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  
勝應曰諾甃者去勝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  
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  
去者過半勝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  
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甃者以君爲愛



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勝斬笑躡者美人頭自造門進  
躡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  
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之圍邯鄲趙使勝  
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  
人借勝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  
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  
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  
贊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借不外  
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勝曰先生處勝之  
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勝曰夫賢士之處  
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

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  
也先生不能先生留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密得  
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勝與毛遂偕十九  
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  
人皆服勝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  
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勝曰從之利  
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曰客何  
爲者也勝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  
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  
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  
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



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強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人言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勝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呂爲不天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勝旣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謂勝曰君不憂趙亡邪勝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



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  
易德耳於是勝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  
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  
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虞卿欲以信陵君之  
存邯鄲爲勝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勝曰龍聞虞卿欲  
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勝曰然龍曰此甚  
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  
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勲乃  
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  
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  
地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  
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口必勿聽也勝遂不聽虞卿  
勝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勝厚待  
公孫龍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  
公孫龍

蘇子曰趙勝傾身下士以竊一時之聲可耳至於爲國計  
慮勝不知也趙欲距燕有廉頗趙奢不能用而割地與齊  
以借田單知單之賢而不知其不爲趙用也及韓馮亭以上  
黨嫁禍於趙趙豹明其不可而勝貪取之長平之禍成於  
勝一言此皆貴公子不知務之禍也乃欲使之相危國拒  
強秦難矣哉



平原君列傳第二十三

魏公子列傳第二十四

古史四十七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安釐王異母弟也安釐王即位封為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無忌患之無忌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其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無忌嘗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無忌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之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無忌曰臣之客有能探得



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  
王畏無忌之賢能不敢任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  
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無忌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  
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無  
忌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無忌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  
生攝弊衣冠直上載無忌上坐不讓欲以觀無忌無忌執轡  
愈恭侯生又謂無忌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無  
忌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睥睨故久立與客語微  
察無忌無忌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  
無忌舉酒市人縱觀從騎皆罵侯生侯生視無忌色終不  
變乃謝客就車至家無忌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皆

驚焉酒酣無忌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無忌曰今日嬴之為  
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  
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  
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  
愈恭市人皆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  
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侯生謂無忌曰臣所過屠者朱亥  
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無忌數往請之朱亥故  
不復謝無忌怪之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  
又進兵圍邯鄲無忌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遣  
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  
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



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無忌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無忌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無忌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無忌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

以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言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無忌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無忌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之無忌行侯生曰將在外主



今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受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無忌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無忌曰晉鄙嘖嘖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臣泣耳豈畏死哉於是無忌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無忌俱無忌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sub>以</sub>晉鄙軍之日北向自剄以送公子無忌遂行至鄴矯魏王令<sub>晉鄙</sub>合符疑之舉手視無忌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如何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

鐵椎殺晉鄙無忌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無忌於界平原君負繡矢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無忌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無忌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無忌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無忌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無忌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無忌無忌聞之意驕矜有自功之色客有說無忌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且矯魏王令



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無忌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無忌就西階無忌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臯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無忌退讓也無忌竟留趙趙王以鄣爲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之無忌留趙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無忌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無忌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妾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妾人耳夫人以告無忌無忌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

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無忌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無忌無忌留趙十年不歸秦聞之日夜出兵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無忌無忌恐王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無忌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無忌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無忌立變色告車趨駕歸救魏魏王見無忌相與泣



而以上將軍印授之安釐王三十年無忌使使通告諸侯  
諸侯聞無忌將各遣將將兵救魏無忌率五國之兵破秦  
兵於河外走蒙鰲遂乘勝逐秦兵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  
不敢出當是時無忌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無忌皆  
名之故世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  
晉鄙客令毀無忌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  
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  
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  
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  
果使人代無忌將無忌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  
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人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  
酒而卒其歲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鰲攻魏拔二  
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  
梁漢高祖始徵時數聞無忌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  
祠之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置守冢五家世以四時  
奉祠焉

蘇子曰魏公子始用侯嬴之計盜兵符殺晉鄙而奪其軍  
擊秦以全趙成桓文之功矣然兄弟自是相失十年不敢  
還魏幾無以安其身殆哉其後秦兵攻魏無忌無還魏之  
心毛薛其之翻然而歸合諸侯破秦軍使宗廟復安兄弟  
如故然後得明目以立於世蓋無忌之名發於侯生而全於  
毛薛侯生之奇毛薛之正廢一不可而正之所全者多矣



魏公子列傳第二十四

春申君列傳第二十五

古史四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昭王方今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歇適至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郡拔鄢郢東至竟陵頃襄王東徙治陳楚懷王既為秦所誘入朝遂見欺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歇恐秦王舉兵而滅楚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驚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



其二垂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

王之身

秦昭王前有惠文王武王耳今此云文王三世不忘接於王非王則始皇父祖蓋記錄者之誤耳

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挑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掠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井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比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緇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強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

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晉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于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文陵還爲越王禽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豎臺之下今王如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隣國敵也詩云趯趯鳧鳧鳧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言三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



以韓魏與許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  
於韓魏一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  
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剝腹絕腸折頸摧  
腰首身分離暴骸膏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  
老弱係絙束手為群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  
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  
魏之不止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  
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  
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  
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蠻川  
天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

變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  
兵以伐秦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鍾  
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  
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  
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  
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  
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楚王之為帝有餘矣夫以王  
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壹舉事而樹怨於楚還今  
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許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  
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  
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塞



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  
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  
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  
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  
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  
約爲與國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  
之數年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  
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  
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  
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  
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

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今  
楚太子之傳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歇爲楚太子  
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  
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在中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  
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  
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歇守舍嘗爲謝病度太子已  
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  
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爲人臣  
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  
楚秦因遣歇歇至楚三月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爲考烈  
王元年以歇爲相封爲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



歇言於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爲郡便因并獻淮北  
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歇因城吳故墟以自爲  
都邑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  
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歇爲楚相四年秦破趙  
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歇將兵往  
救之秦兵亦去歇相楚八年爲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爲蘭  
陵令當是時楚復強趙平原君使人於歇歇舍之於上舍  
趙使欲夸楚爲瑋瑋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於歇歇之  
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歇相  
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爲相封爲文信侯取東周駘  
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四伐秦

而楚王爲從長歇山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歇  
走考烈王以怨歇歇以此益疎客有觀津人朱英謂歇曰  
人皆以楚爲強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  
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鼂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  
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  
鄆陵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  
日鬪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歇  
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考烈王無子歇患之求婦人宜子  
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  
其不宜子恐父母寵李園求事歇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  
期還謁歇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



飲故失期歇曰聘入乎對曰未也歇曰可得見乎曰可於  
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歇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  
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歇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  
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兄弟更立  
亦各責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立非徒然也君貴用  
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  
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  
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  
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歇大  
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  
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貴李園

事益驕恐歇語泄陰養死士欲殺歇以滅口國人頗有知之  
者歇相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歇曰世有母望之福  
又有母望之禍今君處母望之世孰母望之主安可以無  
母望之人乎歇曰何謂母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  
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且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  
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  
有楚國此所謂母望之福也歇曰何謂母望之禍曰李園  
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  
李國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母望之禍也歇  
曰何謂母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  
臣為君殺李園此所謂母望之人也歇曰足下置之李園



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  
乃亡去後十七日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  
之內歇入死士俠刺之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遂使吏  
蓋滅其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歇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  
遂立是為楚幽王楚世家幽王悍立十年卒同母弟猶立猶  
庶兄自舅之徒襲殺而自立負舅令此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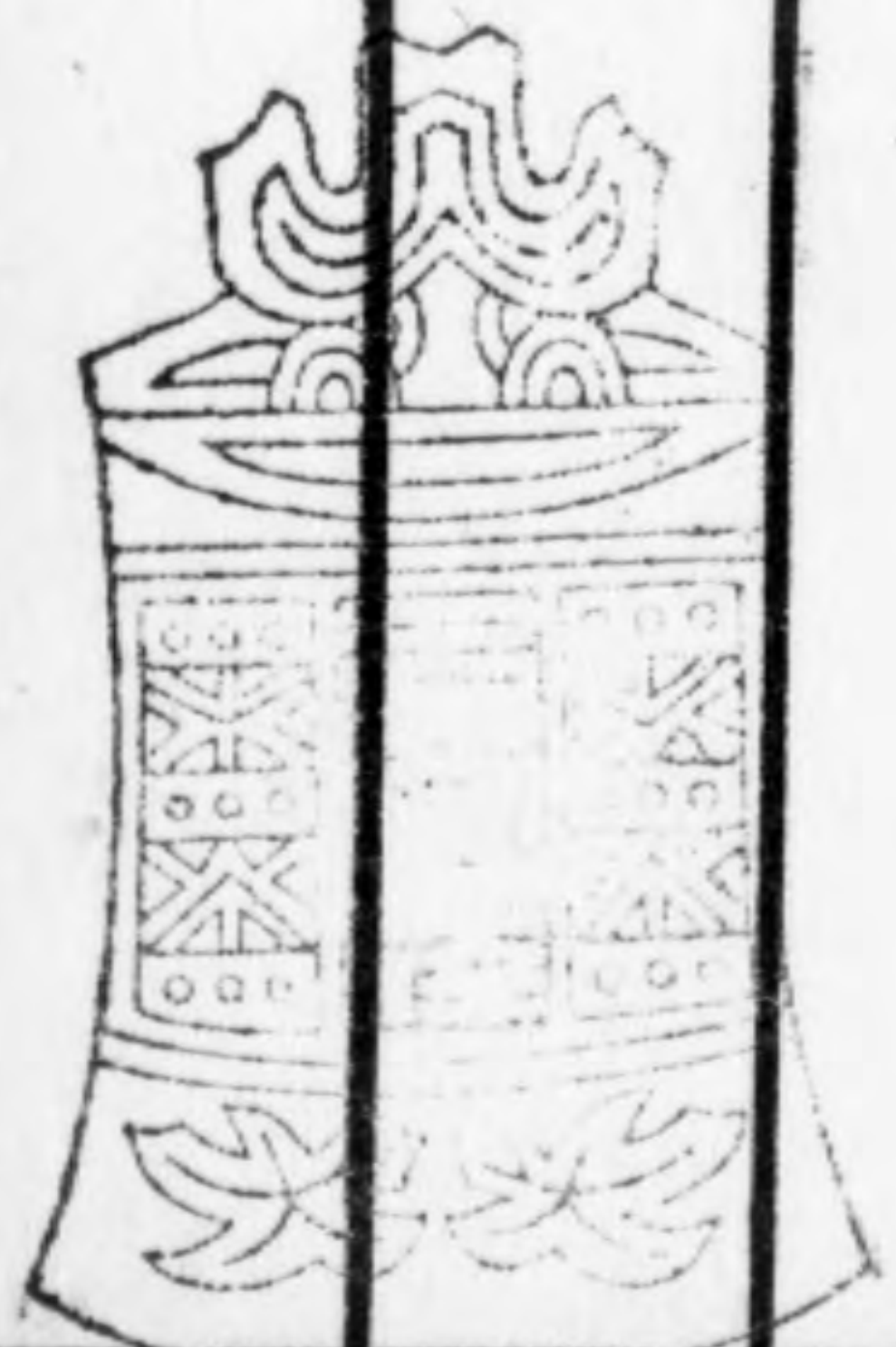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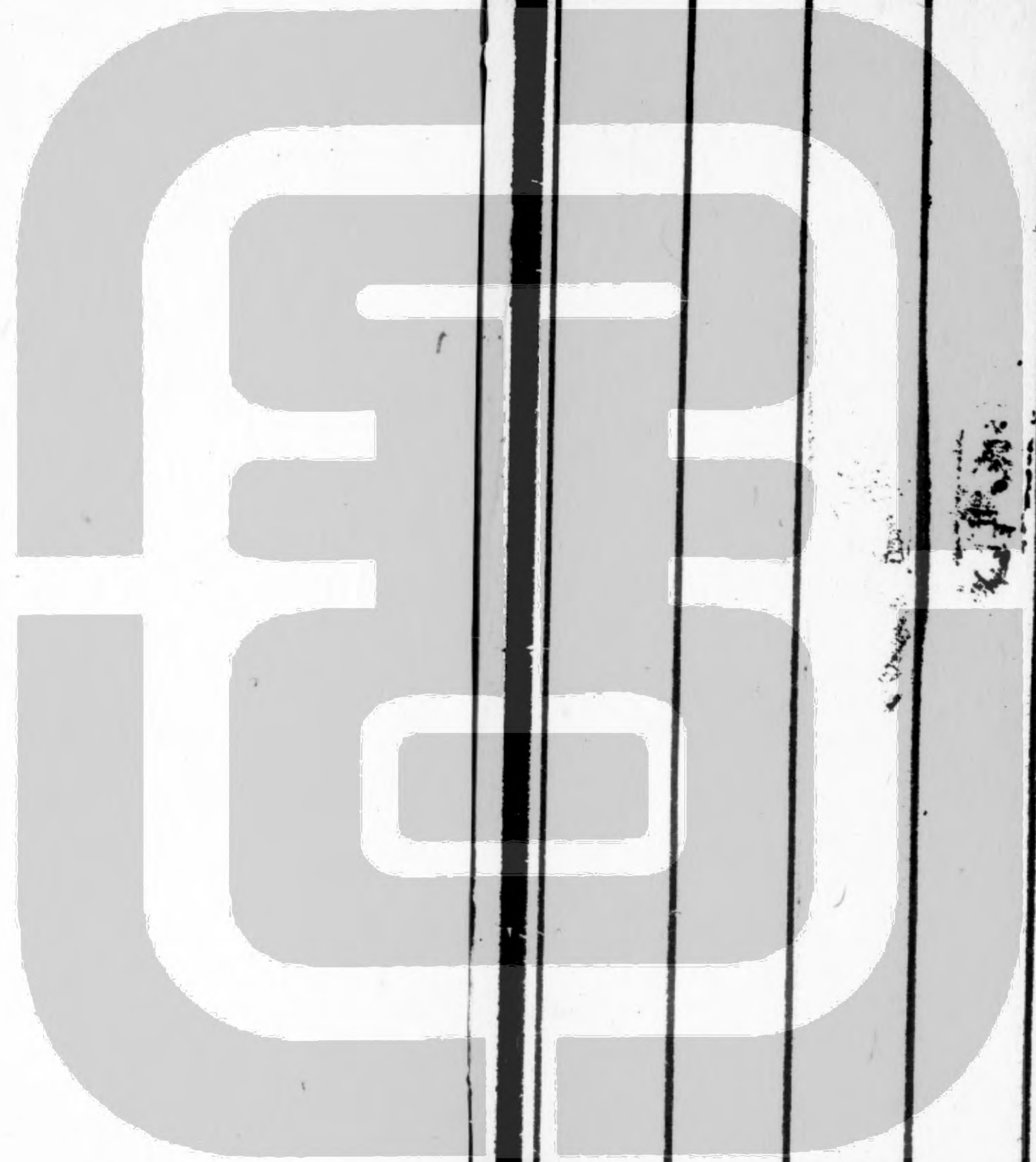
而呂不韋廢

蘇子曰黃歇相楚王患王無子而以已子盜其後雖使聽  
朱英殺李園終擅楚國亦將不免大咎何以言之秦楚立  
國僅于歲矣無功於民而獲罪於天天以不韋歇陰亂立

獨而與之俱斃豈區區朱英所能為哉不然以黃歇之智  
而朱英之言獨無旣於中乎

春申君列傳第二十五





1 21 28

...

...

...



